

本版责编：陈抒怡

■本报见习记者 巩持平

“有两架钢琴放在室外，你帮我去检查一下，防护罩有没有盖好。”去年8月，80岁的莫志蔚捐了10架公共钢琴，放在宁波10处公共区域。一年时间过去了，听到记者说要去看看钢琴，她连忙嘱咐。

顾名思义，公共钢琴是指摆放在公共场所、无偿供公众弹奏的钢琴。宁波这10架公共钢琴，平日周围设置了1米线，被浅蓝色的布罩蒙着；两架在室外的钢琴脚下垫了木头台子，防护罩是特制的，又厚又重，防风防雨。莫志蔚的卡通头像放在钢琴上，公共钢琴项目的介绍放在旁边，定了一些规矩，比如：欢迎有一定基础的人前来弹奏；若有人排队，每人每次弹奏不超过一首曲目；不会弹琴的人如需要体验，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进行。

公共钢琴刚落地时，莫志蔚在采访中说，钢琴就像自己的孩子。一年后，记者再问起这个比喻，她有点不好意思：“说实话，这种感觉慢慢淡了，公共钢琴跟我的关系远了。”

现在，公共钢琴由善园公益基金会作为公益项目运营。由莫志蔚的朴素心愿到持续运作的公益项目，10架公共钢琴到底命运如何？记者前往宁波，一探究竟。

媒体说“捐10架”，捐赠者不明就里

莫志蔚本没打算放10架——太多了。在宁波放置公共钢琴的念头，2018年从莫志蔚的脑子里冒出来。钢琴曾陪伴了她患癌症的老伴，也是那段难熬的日子里，她的精神寄托之处。莫志蔚想把美好分享出去。

但公共钢琴还是新鲜事物。2017年，莫志蔚关注到四川宜宾有着凡·高《星空》涂鸦的公共钢琴。“发起人是个大学生，挺有想法。”她在手机里收藏了那条新闻，隔段时间就在网上检索，“2018年之后没动静了，可能是坏掉了。”

她还找来国外公共钢琴的视频看。一架放在街头的钢琴，谁想弹就坐上去，谁想听就停下来——这种自如的氛围，让她心生羡慕。但这架钢琴的琴凳被弄丢过，后来和钢琴锁在了一起。

“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弄，先放一两架公共钢琴试试吧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”莫志蔚心里没底。她想着，等钢琴放下了，再发动几个喜欢音乐的老年朋友，组成志愿者队伍，经常去看看就行。

从去年3月开始，莫志蔚开始单枪匹马四处奔走，为公共钢琴找“家”。为了便于照顾，她从住处附近的商场开始找起。几番打听，莫志蔚才见到负责人，就被泼了冷水——钢琴能放，但每天需要缴纳几千元摊位费——商场寸土寸金，连柱子上贴张海报都价格不菲，何况是放一架占地方的钢琴？

鼓楼站是宁波最大的地铁站之一，人流量大，地方又宽敞，是公共钢琴的理想“归宿”。莫志蔚从地图软件上搜索到地铁公司的办公地点，那地方下了地铁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。好不容易到了门口，她被保安拦下，问她找谁，“本以为做好事去的，总会有人接待，到了才知道，我连门都进不去。”莫志蔚说。

四处碰壁，奔波小半年，莫志蔚一架公共钢琴都没能放下。幸好，经人引荐，宁波日报的记者崔小明得知此事，开始跟踪报道。2019年7月9日，第一篇报道上线，标题即为“八旬老人想捐赠10架公共钢琴”。如今，无论是莫志蔚还是崔小明，都说不清“10架”的出处。

不过，到底要捐多少，当时的他们已经无暇细想——报道发出后，反响热烈，不到1小时阅读量超过15万人次，霸屏宁波人的朋友圈。不断有人辗转联系到崔小明，表示愿意接收公共钢琴，商场、美术馆、政府宣传部门等，纷纷提供帮助。



“音色失准”的公共钢琴

去年8月，80岁的捐赠者莫志蔚曾说，钢琴就像自己的孩子，她单枪匹马四处奔走，为公共钢琴找“家”……

一年过去了，在宁波落地的公共钢琴数量更多了，但最初10架公共钢琴的后续管理陷入困境

公共钢琴亮相伊始，捐赠者莫志蔚正在弹奏，脸庞映在锃亮的琴盖上。王倩 摄(本报资料照片)

崔小明开始带着莫志蔚到处考察点位。他们的选址要求是“看得见、听得到、摸得着”，莫志蔚若遇上喜欢的地方，当场拍板定下。最多的时候，半天看3个点。大半个月时间，10架公共钢琴的放置位置都选好了。

2019年8月12日上午，第一架公共钢琴在宁波书城落地。当时，几乎所有在宁波的媒体都出席了活动。到8月29日，10架公共钢琴全部奏响。

“速度能不能慢一点？”莫志蔚问过崔小明。那段时间，崔小明成了莫志蔚的“钢琴助理”，汇聚场地信息，陪同考察场地，再把最新进展写成报道，定点、买琴，再到钢琴落地，宁波日报跟踪报道了全过程。“不行，得趁着热度把各项事宜敲定。”崔小明明白，这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努力。他自己也有顾虑，若事情没办成，怕有人指责媒体只会炒热度。

莫志蔚的心愿实现了。不过，10架公共钢琴数量多，点位分散，莫志蔚原本组建好的老年志愿者团队靠不住了。

有的琴从黄金位置被挪到角落

“失控”的不只是钢琴数量。莫志蔚后来才明白，她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了。

崔小明有心理准备。“公共”的事情很难做好，这一点他深有体会。十几年前，他在报社组织团委活动时，曾受捐了20辆自行车，停在报社门口，作为公共自行车，供报社同事外出采访、办事使用。不过，自行车到后简单，管理却成了问题。他给自行车和钥匙相应编号，再把钥匙放在门卫处。因为是额外任务，保安对自行车的租借登记毫不上心。一段时间后，20辆自行车尽数消失。

公共钢琴的后续管理面临类似困境。莫志蔚是捐赠者，场地是接收者，都没法成为公共钢琴的所有者，也没法承担管理和运营工作。钢琴被偷了、砸了，谁来赔？坏了谁来修？若有人在钢琴边上磕倒摔坏了，琴盖突然翻下来砸伤了手，责任谁来承担？

这些都是想得到的风险。莫志蔚和崔小明

寻求各方帮助，做了大量准备工作。采购时，厂家为公共钢琴签订了一份售后协议，内容包括：如果钢琴损坏，接到电话8小时内维修；每年对公共钢琴调音。宁波一家保险公司免费为公共钢琴提供“财产一切险”“公众责任险”“特定场所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。

善园公益基金会也在这时出现了。莫志蔚将公共钢琴捐赠给基金会，基金会再按照她的意愿，安排公共钢琴的去处——将公共钢琴的产权归属明晰化。更重要的是，基金会愿意负责公共钢琴的后续管理。

莫志蔚和善园公益基金会、《宁波日报》报网联合成立公共钢琴公益基金。基金启动资金共20万元。其中15万元由莫志蔚捐赠，主要用于购买钢琴；另外5万元由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捐赠，主要用于公共钢琴的启动工作和后期公益音乐活动的举办。

10架钢琴都落地了，没人弹怎么办？善园公益基金会出面，在全市范围招募志愿者。志愿者多为专业志愿者（负责弹琴并引导鼓励市民弹奏），并兼任服务志愿者（维护现场秩序及保养钢琴）。最终，形成了一支40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。

定了一张排班表，规定好每位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和服务地点——每位志愿者每周服务1小时，情况好的话，每架公共钢琴旁都有志愿者全天陪伴。去弹琴的人，有时是孩童，有时是耄耋老人，有时是专业演奏者，志愿者遇到了，都会拍视频发到聊天群里。其他时候，志愿者或者自己弹奏，或者做一些清洁工作。

不过，即便准备充分，意料之外的事情还是会发生。

鄞州区万达广场的公共钢琴在二楼餐饮集合区中央的表演舞台，被铁板烧、韩式料理、潮汕砂锅粥、云南过桥米线等餐厅的油烟包围，对公共钢琴损伤很大；宁波市图书馆新馆外的咖啡厅也摆了一架公共钢琴，不过咖啡厅面积小，钢琴一旦弹奏起来，声音很大，会影响到看书、办公的市民；还有两架公共钢琴摆放在室外，虽都在屋檐下，并非全无遮

拦，但难免风吹雨淋，钢琴容易受潮……

受疫情影响，志愿者队伍的组织今年中断了，原本计划的很多活动泡汤了。随着事件热度退去，场地方当初的热情也渐渐消减，有的公共钢琴从黄金位置被挪到了角落。

考虑到莫志蔚年纪大了，10架公共钢琴落地后，崔小明和善园公益基金会公共钢琴项目负责人康孙琦很少叨扰她。不过，这几天，他们打算见一面，毕竟，有几架公共钢琴不得不换位置了。

她担心琴受潮，又反对募捐管理费

9月11日下午2点，年近60岁的马奶奶下课了。她从钢琴教室里出来，肩头留了一张贴纸，上面写着“马同学”。她是公共钢琴志愿者，刚上完一节免费的钢琴课。课程为期2个月，教授目标是一曲《欢乐颂》，那天上的是第一节。除了马奶奶外，还有5名学员在同一节课上，他们都是差不多的年纪。



宁波鼓楼地铁站的公共钢琴放置点，琴罩被随意地盖在钢琴上。 巩持平 摄

解 读 日 报 消 费 市 场 专 版

刊登内容

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
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
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
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
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：021-22898598

美好的艺术和凄苦的生活

此生只为守敦煌

常书鸿传

叶文玲 著

门吱的一声开了，进来的常书鸿带进来一股清冷的寒气。陈芝秀下意识地震了被子。

“呀，你怎么还在睡？不行，不能惯你这懒毛病，人家都起来进洞里工作了，我不是同你说过吗，这里日照时间短，太阳直射洞里的时间很短，稍微一偏就看不清了。大家都是利用日照的时间抓紧好好画，你却还……喂，你倒是听见没有？”常书鸿进来坐到炕沿，推着她。“快，芝秀，快起来呀！”

没有期望中的爱抚，没有料想中的甜吻，芝秀微微有点失望。

“你快起来吧，张琳英和乌密风都在等着你呢！她俩说要请你指点指点，今天她们都在319窟，准备先临摹那几座盛唐坐佛……”

“是吗？她俩也要临这个窟？”陈芝秀一骨碌坐起了身，慌忙跳下地，洗脸刷牙。

一走进第319窟，陈芝秀就感受了那种叫她陶醉不已的气息。

陈芝秀和张琳英、乌密风商量后，决定各自分头行动：由她来先临这第319窟的盛唐坐佛，张琳英和乌密风一起临建于隋代的427窟的那九座彩塑，临到一个阶段后再交换探讨。这两个窟虽然隔得较远，但都是敦煌的代表窟之一。

一千多年的韶光流逝，使得这些彩塑大部分已经变色，可是只消细细审视，就会觉得它并未失去原貌神采，特别是这些菩萨的造型，身体比例匀称，衣纹线条流畅，面貌生动，各具个性，慢慢端详品味，更教人感悟到什么叫美不胜收。

陈芝秀长长地叹息一声，坐在了高高的脚凳上。她忘情地四顾，一只没有套牢的高跟鞋掉了下来，落在地上，发出一

声空洞的很大的声响。她并不去管它，只管眯着眼睛，一味忘情地欣赏着，然后，慢慢地举起画笔……

陈芝秀觉得自己已经累成了一滩泥。一回到皇庆寺，她恨不得立刻往炕上一躺。小嘉陵大概又是玩累了，四仰八叉地在炕的那一头横睡成一个“大”字。

她把儿子往里边推了推，就势躺在炕沿。烧过的炕还有余温，这余温加深了她的疲劳和舒适，她大舒四肢地躺着，重重地呻吟了一声。

沙娜闻声从西屋跑过来，惊慌地连连问：“妈妈，你怎么啦？”

她闭眼摇头。常书鸿正好掀了棉帘子进门来，见状吓了一跳，忙问：“芝秀，你没事吧？”

陈芝秀还是摇头，倦懒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常书鸿伸手要去试她的额温，芝秀抬起胳膊一挡，这才低声笑道：“我没生病，是大累了，你想，脑袋整整仰了一天，脖子都要掉下来了。书鸿，现在我才觉得以前没仔细看你的那些信真是不该，看来，我以后要补课，否则临摹起来心中无数，就难以形神两似了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，哦，你要看资料，先看看这！”

常书鸿说着，就从抽屉里掏出那个已经磨得边缘发白的黑公文包，抽出厚厚的一沓纸和一个卷宗来。“这就是大千给我的一些资料，还有我前些日子作的调查记录，当然，我只记下最简洁的，要知其详，还得好好看看原来的系统资料。嗯，我打算让乌密风或者邵其芳他们以后兼职保管档案资料，研究所一定要在这儿正式建立莫高窟的档案资料馆……”

“看看，你是一说到就来棒槌，回家还是没完没了。好好好，别的先不说，今晚我们自己弄饭吃吧，我去伙房要点面来。”

不料，陈芝秀去转了一圈，就懊丧地空着手回来了。一进门就发好声气地说：“你明知道也不说，好好地叫我白跑一趟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张民权不在，伙房里没有细面了，只有一点苞米糝子，怎么吃呀！你说怎么办？”

常书鸿一愣，这才想起他们生活上最大的依靠——总务张民权昨天就已经走了。神秘出走的张民权，没有向他细说是到何处去。有人悄悄告诉常书鸿，张民权是共产党员。

常书鸿愣了一会，说：“张民权说不定以后还会回来的。芝秀，苞米糝子就苞米糝子吧！熬稀饭不也可以吗？今天晚上就先对付一顿好了。”

“你真是的，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就是对付，也得有东西才能对付。你说我拿什么做稀饭？”

“芝秀，你这样说不是将我的军吗？我是说刚才你应该将那玉米糝子领回来。”

“你去吧，我不去，我不能为这一升八两的东西来回跑。”

“你不跑那就只有我跑呀。”常书鸿无奈地放下手中的纸笔。“你说吧，还要点什么？”

“要点什么？我哪知道有什么？反正不是醋就是盐，还能有什么？”陈芝秀没好气地说。一阵委屈突然升上心头。在敦煌，看看洞窟，画点画是蛮不错的，可是日常生活这样凄苦，别说没有钱，有钱也没有东西买，过日子过到什么头呢？”

“芝秀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是你说要在家里做饭的嘛，现在倒朝我撒气了。依我说，你以后就不要找这个麻烦，反正我们全所都在一个锅里吃惯了，大家吃一样的饭，多省心！等以后我再找一个总务来，让他专门负责解决后勤和吃饭的问题就好了。”

“爸爸，你写字吧，我去伙房要！你和妈妈都先歇着，我来给你们熬稀饭。”沙娜再次从西屋走出，拿起那只装面粉的小袋，蹦蹦跳跳地来了。

常书鸿感慨地望着女儿的背影，再次从心里觉得女儿的懂事和可爱。

正在这时，嘉陵醒了，惺忪着眼便嚷：“妈妈，饿饿！”

陈芝秀心里不悦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再饿也得等着，你爸爸当我们都是神仙，不吃饭也可以过日子呢！”

常书鸿一愣，一阵懊恼冲上心头。芝秀这话真让他听不得不是滋味，但他忍住了，哄着嘉陵说：“好孩子，明天，爸爸让人好车到县城去，给你装一大车好吃的东西来，好不好？”

“等你爸爸上那辆老牛破车到县城给你驮回吃的来，我们都该饿昏了！”陈芝秀继续嘟囔说，动手给嘉陵冲奶粉。

(二十四)

连 载